

# 别样的父爱

□ 宋海燕

著名心理学家格尔迪说过：“父亲，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父亲，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这句话在我父亲身上可以说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我的父亲虽然只读了两年私塾，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黄梅人，八十多岁，至今与人交流所用的语言依然是地地道道的黄梅家乡话。但他却能在几十年前，用他独特的教育方式，让我掌握汉语拼音，奇迹般地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并且8岁不到，就能通读数万字的书籍。

7岁那年，我刚从黄梅回到九江，上小学一年级，我对家里到学校的路线不熟悉，故开学初期，父亲一有空闲就会来接我放学。有一天，他遇到了我的语文老师——杨老师，老师随口表扬了句：“你姑娘对汉语拼音很有悟性。”老师的这句话，被父亲铭记在心。他雷厉风行地给我制订了一套学习普通话的“课外教程”。

首先，父亲要我按“四角号码字典”的页码顺序，每天拼读三个生字。并要求会念、会写、会背。父亲自己虽然不会讲普通话，但出奇的是，我若哪里拼读错了，或声调不准，他一定能准确地分辨出来，并要我反复拼读，直至拼读标准了才行。

另外，父亲还会加些“书本联系实际”的作业来进行验证。有时父亲会拿个香烟盒子给我认，有时也会拿一张糖果包装纸给我认，虽然烟与糖果的包装上面的汉字与拼音是有对应关系，但因没有注明声调，导致我经常拼错，所以总是受到父亲严厉的训斥。那时父亲对拼音及汉字的认知，完全基于一本“四角号码字典”。

父亲布置的“附加验证作业”弄得我既无奈又委屈，被逼无法，我放学就往家附近的一个商场跑，总是盯着副食柜台里的香烟、糖果目不转睛。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柜台里的几种烟和几种糖果的名称统统都背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少挨父亲严厉的训斥。

好在那时香烟糖果的品种不是很多，如香烟有：大公鸡、大前门、飞马、黄金叶、红双喜、大重九、大红鹰等。糖果有：白兔奶糖、蛋奶糖、酥心糖、金猴奶糖、咪咪冠香糖、熊竹奶糖、花生牛轧、高粱饴等。因为我经常讨教商场营业员，他们对我也很热情，有时还会主动告诉我又添了哪些新品种……过不多久，父亲那些“书本联系实际”的考题就再也难不倒我了。

正在我洋洋得意的时候。父亲又换了一套更为严格的“课外教程”。他买了一本《林海雪原》的大部头小说。要我把那本书，用汉语拼音一字一句地标示出来！规定一日一面。每天晚上，父亲对着原版，我捧着译文，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整整三个多月，我算尝尽了“严父手中棒，学子身后汗”的艰辛。

都说父亲像一本巨著，年幼的儿女，常常读不懂。父亲这样逼我学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在当时，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但迫于父亲的威严，不敢不学。

初尝熟练掌握汉语拼音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甜头是在公社招聘广播员时，在众多的竞选人群中，我凭着幼时所学的特长，以绝对的优势，脱颖而出。在当广播员期间，我跟着公社领导们走村访户，所有反映村民“大事小情”的新闻内容，拟稿、播稿几乎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

有道是天道酬勤。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公社的领导们发现我，文学水平不错！能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又调我到公社中学去当代课老师。巧的是，时逢全国正在推广普通话教学，身边的许多同事，对普通话的考核，愁眉不展，不得要领。

主管教育的公社书记，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我的优势，在公社中学暑期办班！我人尽其才，为公社中小学义务培训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不但用自己的特

长帮助同事们顺利地通过了普通话考核，而且，还很荣幸地被选为公社模范代课教师和县级先进知青。

后来，知青返城。我考进一所首次生产洗衣机的工厂。由车间调入科室，汉语拼音又无意间助了我一臂之力。进厂时，我是分配在总装车间。那时二十多岁，初生牛犊不怕虎，见到不对劲的事情敢于直言不讳。记得是刚上流水线的第二天，在安装洗衣机面板时，我突然发现洗衣机的开关面板上“华星”汉字下面的拼音标注错了！“华”的拼音应该是：hua，而面板上却标注为 hna。我脱口而出：“面板标示有错。不能安装！”这下可在车间“炸了锅”！第一个质疑我的是师傅：“你一个刚进厂的黄毛丫头，有什么凭据说那拼音写错了？那可是厂总工程师设计的！”我理解师傅的苦衷，她怕我无故得罪人。因为那时对拼音有所认知的人不是很多，师傅也不例外。但我坚持对师傅说：“这是我们厂即将销往全国各地的产品，是不能有这种低级错误的。虽然它不会影响洗衣机的使用功能，但作为本厂产品品牌的名称存有拼音标示错误，这也绝非小事！”师傅见我胸有成竹，说的也不无道理，就悄悄地找来那名设计面板的工程师……最后证明我说的没错。是加工面板的排版师傅的疏忽，放错了一个字母，导致面板印制出错，幸好被我及时发现，才避免了即将发生的洗衣机“丢面子”的事件！通过这件事，厂部觉得我敢于说真话，并能以维护工厂的名誉为己任，是个好苗子，便一致通过将我调入了厂办。

有了这两段特殊的经历后，我渐渐地领悟到，初入学时，父亲对我的那种“严苛的培训”，是多么的用心良苦，是多么的英明！那是一种别样的父爱！虽然当时我无法明白，但这种独特的父爱却让我成了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我要衷心地感谢您，我的老父亲！

# 鄱湖印象之渔家少女

□ 川流

湖口老城改造前，城区渔民集中居住地叫洋港，是紧贴鄱阳湖的一处开阔地，三面环水，只有一条道路与老城区相通。远远望去，洋港附近的水面桅杆林立，帆影如潮，岸上是密集的房屋，红砖青瓦，到处挂着网片、渔钩，常有一两艘破旧的渔划子扣覆在村前草地上，如翻肚的翘嘴鲇。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那鲜活躁动的年代，来自洋港渔村的渔家少女独领风骚，如盛夏吹来的湖风，炙热中透着丝丝凉爽，很快在小县城掀起了一阵潮汐般的悸动。

那时，渔家少女往往初中毕业就上船帮忙了，也有少数读了高中，但鲜有读大学的。生活的漂泊，家境的贫寒，形成了她们敢说敢为、无拘无束的性格。渔村位置偏僻，单调而枯燥，渔家少女们晚上便成群结队往县城去，大波浪头、喇叭裤，这些还只流行于大城市里的时髦打扮，她们率先烫起来、穿起来，因为她们在湖上跟南来北往的过路船客打交道，看来也听来了不少。行走在县城街道上，那些肆意的欢笑，那些与县城人截然不同的发音，加之外表一律的黝黑，令渔家少女深深打上了独有的烙印。

那时小县城年轻人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影和打台球。渔家少女在电影院往往一坐就是长长一排，看至兴奋处，会集体发出响亮的笑声，电影散了场，她们还会到台球室玩到打烊，才兴冲冲地步行返回，一路欢声笑语，搅得县城的夜空都热闹起来。后来，县城时兴起溜旱冰，体育局将露天球场改为了旱冰场，渔家少女们很快便成为那里的常客，在小县城人穿上旱冰鞋，还只能跌跌撞撞地扶墙挪步时，她们已经灵巧如燕，可以玩出单腿滑、飞旋跳，多人联手滑等花样，灯光下，她们穿梭于旱冰场，长发飞扬，如疾驶湖面的小舟，令围观者叹为观止。

渔家少女们在县城的活动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有的渔家少女与县城小伙子谈起恋爱，但男方家长都是绝对的反对，因为当时县城人称渔民为“船巴佬”，其中颇有些鄙视意味的，无奈，常常令一些家庭三天两头不得宁静。也有渔家少女不辨是非，很容易因争风吃醋等原因引发矛盾，有一次甚至在东门口打起了群架，直到派出所抓了人才平息。事实上，渔家少女本性都是单纯的，但她们正处于叛逆期，又不满足于水上单调的生活，父母也不怎么管束她们。只是她们还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到了复杂的社会，难以识别善恶，很容易伤害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县城小伙子虽然不乏喜欢渔家少女美丽豪放者，却怯于难以管束，家长又多持反对意见，故不敢轻言婚姻。而渔家少女开始觉得县城小伙子斯文秀气，彬彬有礼，但时间一长，反而觉得他们不如船家汉子男子气，再说，父母也怕她们跟了城里人将来吃亏。如此一来，渔家少女最终大多还是嫁与船上汉，成为渔家妇，继续她们的漂泊生涯。

就像离不开水的鱼，渔家少女的清纯和美丽，在鄱阳湖上才是最好的体现。当晨曦微现，跟着父母出湖的渔家少女，静静地坐在船尾，用水梳一根一根细密地梳理头发，间或拿出一面小圆镜子，就着晨光看脸庞，修长的小腿垂放在水中，划破水线，微微摆动，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到了作业区，少女已经梳妆打扮好了，于是帮着父母趟船、划桨、收鱼，一招一式，干练而准确。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打工潮兴起，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洋港渔家少女们纷纷南下，打工创业。待她们回乡，早已脱胎换骨，举手投足都洋溢着都市少女的韵味。

